

離山坐匪慣擒智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

北 京 出 版 社





智擒慣匪坐山雕

(根据《林海雪原》改編)

俞 乙 改編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編輯

北 京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



2 038 4268 1

智擒慣匪坐山雕 (劇本)

編 乙 改 編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單東線胡同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第字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 870×1133 1/42、 印張: 2 14/21、 插頁: 2、 字數: 59,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 10,000册

統一書号: 10071·316 定价: (7) 0.30元

人 物 表

解放軍方面：

少劍波 男、指揮員
楊子榮 男、偵察員
孫達德 男、偵察員
小 董 男、通訊員
高 波 男、通訊員
白 茹 女、衛生員
樂超家、劉勛蒼及戰士若干

土匪軍方面：

坐山雕 男、六十岁的老匪首
一枝花 女、匪首的干女兒
大麻子 男、匪副團長
一撮毛 男、匪副官
刁占一 男、匪骨干
樂 平 男、另一股土匪的骨干
傻大个 男、匪兵
小崽子 男、匪勤務兵
匪參謀長，匪首甲、乙、丙，匪連長，匪兵
若干
樂 妻 女、土匪樂平誘娶的女人

人民羣众及其他：

張大山 男、老伐木工

馬天武 男、青年伐木工

李勇奇 男、青年伐木工

王 七 男、青年伐木工

夾皮溝男女群众若干

喜子爹 男、老獵人

喜子娘 女、獵人妻

李 母 女

第一場

奶头山外树林子边缘。黄昏时候，几道金光透过云层及树叶射在地面。

〔战士甲放哨，身披白雪衣。日光没去，月色初洒〕

战士甲 (向内) 口令！

刘勋苍 (内答) “剿灭！”回令！

战士甲 “残匪”！

刘勋苍 (上) 有什么情况？(共同注视前方)

战士甲 二十分钟前有一群狼顺东面山坡下惊慌跑过。别无情况。

刘勋苍 是不是有带枪的人来了？

战士甲 很可能。

刘勋苍 你回去，把情况报告二〇三。

战士甲 是！(敬礼下)

刘勋苍 (巡视有顷) 啊！一个黑点……是个人……便衣……不像自己人……走的好快。二〇三叫我们“守株待兔”。莫非真有漏网的土匪来了。(隐蔽起来)

刁占一 (上)(一口东北话) 可到家了！妈老子累死我

了。(抽烟卷，按上一塊大烟)

刘助蒼 (隱蔽高呼) 干什么的？

刁占一 得啦！娘家人来啦。(速看也不看)

刘助蒼 从哪兒来？

刁占一 (仍不看，四肢拉叉，半躺臥) 你吆喝什么。老子刁占一、刁猴头。許旅長叫我下山送大烟，找樂平的。他媽的！累死我也沒找着他。听说八路进山啦，八成讓八路逮去啦！

刘助蒼 举起手来！

刁占一 开玩笑啊！(返身一看，猛跳起) 你是哪溜子的？

刘助蒼 老子是八路那溜子的。

刁占一 好小子！(放槍)

刘助蒼 好小子，今天捉你这个活兔子，(抽出大刀) 你跑不了！(躲在校或山石后) 你敢躲在校后放槍！告訴你，奶头山叫我們攻破了。这兒八路軍多着呢！(刁放了一槍) 老子都不放槍打你，你倒放槍打报告啊！

(又响了一槍，刁跑下，刘追下)

刁占一 (又跑上隱蔽后) 你再追，我打死你，我后边还有人哪。

刘助蒼 (上隱山石旁) 你这枝槍不就是五顆子彈嗎？(刁放一槍) 我叫你放完这几槍。(刘拿刀頂着自己的軍帽，誘敵，刁又放一槍，跑圓場大追，刘追

追边脱掉大衣，扔了皮带，把鞋也甩掉，只带大刀、大枪追)

刁占一 这颗子弹要你的命！(蹲下放枪)

刘助蒼 (一个跟斗滚到刁前，一把抓住枪，大刀一削，刁撒手)你拿过来吧！

(刁又跑，刘快追，一脚踢倒刁，大刀往刁腰袋上一戳)

刘助蒼 老实点兒！

(战士甲、乙、丙、丁四面包围上)

刁占一 三老四少，饶命，饶命！

刘助蒼 老老实实地走！(众押刁下)这小子，好快腿。(下)

(闭幕)

第二场

威虎山匪徒的议事厅。

(匪首参谋长及大麻子上)

匪参谋长 (唱)听说破了奶头山，
八路军可真不简单。

大麻子 奶头山地势是天险，
这消息一定是谣言。

匪参谋长 老八！也别一定说是谣言，小八路也真够厉害的。去年一年，咱们一万多人，现在只剩下二百来人了。

大麻子 咱们蹲在共产党的后方，二百来人行动

方便。

匪参谋长 倒也是，在这东北大森林里头，人多了就是累赘。

〔一撮毛带匪甲、乙上〕

一撮毛 走，推牌九去。

匪甲乙 走，找个地方。

一撮毛 〈学一枝花声〉老八呀！在这兒嗎？

大麻子 他媽的，又是一撮毛这小子。

一撮毛 麻大哥……

大麻子 你再这么叫我，我可揍你了。

一撮毛 别价！别价！

匪参谋长 老八跟大小姐相好了，再叫麻大哥，可是不受听了。

一撮毛 〈念〉走上前忙道喜，
大小姐和八爷有一比。
牛郎天仙配织女
“麻大哥”这称呼我再不提。

众 哈……

大麻子 真他媽的狗嘴吐不出象牙来。

一撮毛 来，推一鍋吧？

大麻子 来。牌呢？

匪参谋长

一撮毛 小崽子！

小崽子 〈上〉什么事，刘副官？

大麻子 叫他一撮毛，别叫他刘副官。

一撮毛 到八爷屋里把那付象牙牌九拿来。

大麻子 在枕头底下哪！

小鼠子 是啦。(下)

一撮毛 这回我做庄。

大麻子 你他妈趁几个钱，也配做庄？

一撮毛 这回血洗杉岚站，我弄到了四十块大洋。

大麻子 我他妈只顾了杀人，没弄到几个钱。

匪 甲 这回到杉岚站，为什么只杀人，不让更多待两天，叫弟兄们发发财哪？

匪参谋长 这叫“为了政治目的”。为了破坏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杀死共产党的地方干部，杀死那些要翻身的穷棒子，叫穷棒子不敢跟着共产党走。

一撮毛 喝！倒是做了蒋介石的官儿和给日本人当差不一样。瞧咱们六爷自从当了参谋长，满口的文明词儿。

匪 甲 听说洗了不少共产党占的村子。

匪参谋长 就这个把月来，除了咱们血洗的杉岚站以外，还有三旅许大马棒、四旅九彪，还有马希山这几股子，国军都出动了，血洗了饮马河、靠山屯、兴隆堡几个村子，都是杀，杀的可真过瘾。

匪 乙 前后脚出动人马去杀穷棒子，怎么碰那么巧？

匪參謀長 这都是侯殿坤的主意。

大麻子 侯殿坤当着国民党党务專員，他憑什么朝蒋介石报賬。

匪 甲 杉嵐站这一趟，八爷跟大小姐可杀的真够勁。

匪 乙 这些穷棒子和八路軍的地方干部可也真够硬的。

匪 甲 是啊！这些穷棒子的骨头也真硬。

大麻子 穷棒子的骨头还硬的过咱們的刀嗎！
(唱)我祖宗三代在杉嵐站，
驃馬成群千頃田。
穷棒子翻身鬧革命，
挤兌咱們上了山。
此番血洗杉嵐站，
叫他們不敢把身翻。

匪 甲 (唱)有朝一日回到我們村，
我也把那几个土改的什么“积极分子”，
剥皮剜眼用鉄絲穿。

一撮毛 (唱)誰給錢我就跟誰干。
什么張作霖、日本人、蒋介石，
不管是黑白我只認錢。
做做滿洲国的警察官也不错，
抓个穷人，逮个共产党就有賞錢。
就是不能跟共产党搭伙，
我这才給三爷当联络員。

小崽子 (上)我找不着牌。

大麻子 廢物！我去拿。

小崽子 三爷来了。

一撮毛 咱們晚上再来吧！

(匪甲、乙、小崽子下)

(坐山雕上)

坐山雕 (唱)四十年橫行普天下，

坐山雕的威名遍天涯。

日本人奉万金我才把山下，

又来了八路軍对头冤家。

威虎山地勢險鋼鑄鐵打，

只待那时来運轉再發家。

刘副官，刚才有个荒信，說許旅長奶头山叫共产党給破啦，有这回事嗎？

一撮毛 三爷，我好些天沒下山了，不知道这回事。

坐山雕 你算什么聯絡副官！整天就知道推牌九。咱們也是正牌子国民党軍隊了。也得拿出个样子来。

一撮毛 是，是！三爷。

一枝花 (上)走哇。

(唱)自幼兒生来性情暴，

爹媽寵愛这一根苗。

打死了佃戶不偿命，

能使双槍拷短刀，

隨定了干爹坐山雕，
搶金銀、奪財寶、殺窮人、如割草，
要消滅八路軍才能任逍遙。

爹，有一封密信。

坐山雕 哪兒來的？

一枝花 侯殿坤派專人送來的。

坐山雕 參謀長念念。

匪參謀長 (念) 崔旅長 鈞鑒：貴旅配合各部國軍，以強大之武力血洗杉嵐站，給予共方土地改革、民主建政以毀滅性打擊，弟當即馳電總統，以報軍功。兄之所為，實足以體現蔣總統三十年来剿共之精神。想總統得兄旅肱股，死可瞑目矣。

坐山雕 哈……蔣介石的一套，都叫侯殿坤薙去了。

大麻子 老子們要沒槍，蔣介石才不買你的賬呢。

坐山雕 往下念。

匪參謀長 (念信) 啓者：昨據密報，牡丹江共軍，已派出一支隊伍，進入老爺嶺。

大麻子 嚯！共產黨派軍隊進老爺嶺啦？

坐山雕 別打岔，往下念。

匪參謀長 (念) 該股共軍，十分凶狠，已于三十日前攻破我軍奶頭山據點。

众 匪 啊！

匪參謀長 (再念) 我第三旅全体官兵壯烈战死，許旅長亦为党国捐軀。

一枝花 奶头山真叫八路軍給攻破了！

大麻子 (唱) 許旅長他娘的落了馬，

奶头山他娘的归了人家。

共产党有什么神通道法，

第三旅尽是松包气死了咱家！

坐山雕 往下念。

匪參謀長 (念) 据悉，該股共軍得寸进尺，仍在山中四处搜索，要与貴旅为敌。

坐山雕 他們有多少人？

匪參謀長 信上沒說。

一枝花 看这样人少不了。

坐山雕 往下念。

匪參謀長 (念) 貴旅亟应偵察实情，再振虎威，灭此朝食，以为党国立功，为三旅报仇。

中国国民党濱綏圖佳党務專員侯殿坤。

中央先遣軍濱綏圖佳保安司令謝文东。

大麻子 旅長！

(唱) 兔死狐悲是古話，

直毛扁毛是一家。

小八路胆子也太大，

咱們豈能容了他？

老子明天就出馬，

一枝花 爹！

(唱)找着那八路軍大拼杀。

明日不論誰出馬，

少不了女兒一枝花。

坐山雕 哈哈……老八、枝花！

(唱)你們的奶气还挺大，

还是些黃口的小娃娃，

八路軍出动了多少人和馬，

摸不清根底你們乱喳喳。

許大馬棒遭劫怨他蠢，

听評書落泪你們操的什么心！

刘副官！

一撮毛 三爷。

坐山雕 头年你跟我說，許旅長手下有三百多个搞特工的人員，分散在牡丹江一帶，这事情确实嗎？

一撮毛 确实！确实！这是許旅長的联络副官欒平告訴我的。我跟欒平在滿洲国时是把兄弟，他影影綽綽地、大概其地跟我說过。

坐山雕 这几百人的情况你知道点兒嗎？

一撮毛 詳情不知，听欒平說，許旅長从前在日本人手下的时候，就弄了这么一批人給日本人当便衣，后来日本垮了，就改編

成国民党的地下先遣軍了。他們一直潜伏的很好，共产党占了牡丹江一帶，听說他們还有些人打进八路的机关里去了。

坐山雕 这是許大馬棒一笔大本錢，我起了好久的心，总想搞这么几百人，如今老許垮了，我琢磨这些人还在，还收拾的起来。

一撮毛 三爷，您是想趁此机会——（手一伸一抓）

坐山雕 哈哈……

（唱）不是我崔三义气差，

老許落馬反倒笑哈哈。

曹操煮酒論天下，

同行本来是冤家。

大丈夫無毒非君子，

这股子力量要到了我的手——

到那时橫行东北就数咱一家。

蔣介石不想反攻也就罢，

他要反攻——

老子有奶就是他的媽。

咱們漫天向他耍个价，

看他提拔不提拔。

匪參謀長

三爷眼光真远大，

正好是混水撈魚蝦。

大麻子

三百人弄到手咱們称霸，

打败了共产党东北归咱家。

坐山雕 刘副官，许旅长这几百人，是不是由他的联络副官栾平掌握？

一撮毛 栾平掌握。我听栾平说，这三百人的名单画在一张地图上，名叫先遣图。

坐山雕 啊！先遣图！

一撮毛 对啦！就是中央地下先遣军全部的联络地图，所以名叫先遣图。

坐山雕 栾平经常在外边跑，奶头山出事，或许没有栾平的份儿。

一撮毛 嗯，那小子一定没死。

坐山雕 你明天下山，把栾平找来，只要他把这三百人献给我，我就给他个副团长。

一撮毛 三爷！

(念)这件事一撮毛有办法，有办法，

下山去准能找到他，找到他。

要是找不到他呀——

我也得把他老婆拐了来回话，来回话，

顺便我还要打听八路军的消息给您带回家，带回家。

坐山雕 他妈的，你得快一点儿，别让人家先下手！

一撮毛 三爷！您就攀好吧！

坐山雕 弄好了，三爷我提拔你。